



淑女学校。

温鑫◎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淑女学校 / 温鑫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63-6044-9

I. ①淑…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490 号

淑女学校

作 者: 温 鑫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吴 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86 - 10 - 650151 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刷: 郑州金秋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8.75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044-9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淑女学校是建国以来唯一一所女子学校，期间经历了几次动荡，文化大革命，男女合校整顿，历经屡次改革，历史沧桑巨变最终命名为淑女学校，学校具有完备的教学设备和管理系统，是一所特色学校。以独特的教学模式，培养女孩子特长为宗旨，辅助道德素质教育，文化课教学，还有标榜女性典范的特色教学，因特殊的教育模式而闻名全市，是全市重点的学校，女孩子都以进入这个学校为荣，近几年来越来越向私立学校转型，教育部要把这所学校树立全市典型的贵族学校。外国归来的欧阳海洋老师，在美国获得了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满脑子都是新思想、新理论、敢于向新事物挑战，大胆尝试他的教育理论。融汇了中西方教育精华，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研究一套独特的教育理论，实施启发式而不是灌输性的教育理论，在淑女学校进行试验教学，他善于扩展学生的思维，发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同学们的兴趣和爱好。他抱着一腔爱国之心回到国内，想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便在淑女学校搞教学研究，以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与学生打成一片，洞察每个女同学的内心世界。

淑女学校文科班的这批学生语言刁钻，行为诡秘，顽固不化，屡教不改，频繁更换新的班主任仍不见好转。几个最顽固的学生经常与老师做对、恶作剧、打架、旷课甚至调戏老师。校方要解散这个班，在万般无奈的形势下欧阳老师接替了这个班，以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女学生们折服，全班学习风气都发生了变化，班级里的学生素质普遍都在提高，成绩一点点开始好转。事与愿违，这一系列的教学方式又违背了教学制度，他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却遭到了校委会同仁的反对，结果至使他不得不含泪离开，梦想化为泡影，女学生与他洒泪而别……

* 第一章	课堂风波	3
* 第二章	走廊风波	17
* 第三章	偷书风波	30
* 第四章	检讨大会	53
* 第五章	代数课	63
* 第六章	考试	72
* 第七章	公园里	89

Contents 目录

* 第八章	暗恋	100
* 第九章	新班主任	119
* 第十章	开班会	136
* 第十一章	同学聚会	158
* 第十二章	运动会	175
* 第十三章	在医院里	197
* 第十四章	文艺汇演	215
* 第十五章	最后一堂课	230

课堂风波

第一章





顽皮不代表不可救药，
淘气不代表品行恶劣，关键
是看她有没有向上进取的决
心和正直的情感，如果有了
这些，顽皮和淘气都不可怕。

“喂，听说了吗？校方要解散我们班呢？”沈晓轩说，并与马晓晴一起向校园内走去。

“真的吗？准是那个老太婆又向校长告状了，看今天上课我怎么收拾她。”马晓晴生气地说。

“唉！你就别添乱了，拜托你这几天就表现得好一点吧！别再惹事了。”沈晓轩苦苦哀求着。

“我一看她那副表情就生气，整天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连点笑容都没有，整天看谁都不顺眼，好像我们都欠她钱似的。”马晓晴生气地说。

“那不是为了保持老师的威严吗？”沈晓轩说。

“狗屁，摆出那副样子我就怕她吗！”马晓晴说。

“真要是解散了，你打算怎么办呀！”沈晓轩问了一句。

“真的解散了，我就卷包走人，休想再摆布我。”马晓晴盛气凌人地说。

“我也是，如果真的解散了，我也不在这个学校呆下去了，我太失望了，我想转学。”沈晓轩说。

“哎，你们在说什么呢？”这时严楠菲跑了上来，双手搭在沈晓轩和马晓晴的肩膀上。

“严楠菲，如果我们班解散了，你打算怎么办！”马晓晴问。

“真要是解散的话，我回家不学习了，学着做生意，炒股票，炒黄金呀！炒地皮呀！做房地产生意呀！”严楠菲调侃地说。

“又在胡说，你懂做生意吗？人家跟你认真，你倒开起不正经的玩笑来了。”沈晓轩生气了。

严楠菲歪着头看着沈晓轩，故意挑逗着说：“怎么那么认真，我跟你们想法一样，你们走我也走。”严楠菲说。

“那好，我们就与校方周旋，争取不要解散我们。”她们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教室。

淑女学校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建国之前这个学校就已经成立了，那个时候叫国立女子中学，专以培养女性妇德为纲，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女学生多数都很优秀。解放初期，历经变迁和改革又更换了新的教学方式，专以培养女孩子的艺术特长为宗旨，进入改革开放中期就开始向私有制的学校管理模式挺进，私立学校在当今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大事，又因为这个学校历史悠久，教学模式独特，成绩优良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多数学生能为来到这个学校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久而久之，这里逐渐向私立学校转

型，学生的费用也相当昂贵，是典型的贵族学校，这里的学生多数都来自于富贵家庭或者高干子弟。

为了扩大社会声誉和纯洁学校的师生队伍，师生在来这个学校之前都要严格审核，学生在入学前，要严格的面试，对女学生的自然条件要求很高。经过严格的面试、口试、还有笔试，才有资格进入这个学校，当然也有破格被保送进来的，或因为有某一方面有特长或者在中学时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样的学生可以不用考试，可以免试入学。能进入这个学校已经成了炫耀的标志，女孩子能够进入这个学校那将意味着将来要么有一个好的事业，要么会有嫁一个好夫婿。

这个学校以学习文化课为主，以培养女孩子的特长为辅，从言行、坐姿、举手投足还有品格修养等方面都要进行严格的训练，以往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女孩子大多数从事高级的工作，例如有的输送了上一级学校，去了中南海做文秘，还有的去做空姐，记者，当然也有回家做职业太太的，就是做职业太太也是一门学问，这个学校还教一些烹饪，裁剪，理发，编织等等技艺，还教一些如何与兄弟姐妹以及妯娌公婆之间的相处等学问，是专门培养贤慧的特色学校，解放后被命名为淑女学校。

快上课了，同学们都已经到齐了，只见古老师拿着教案走进教室，她又开始念校训了，每天在课前都要念一遍校训，半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正式上课，这是她的教学习惯，但是同学们一听到念校训就头疼，习惯了她在台上饶有兴趣的念得唾沫星子横飞，台下的同学思想任意遨游。

当古老师念到：“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什么？”

学生众声回答：“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我们的校训是什么？”

“贤良淑德，与世无争。”

“我们是校风是什么？”

“女子能顶半边天。”

刚背完校训、校风，马晓晴在底下小声骂了一句：“妈的，天天他妈的叨咕这两句。”

“现在开始念校规……”古老师又说话了。

“上课时不允交头接耳，不许搞小动作……”

马晓晴用眼睛直瞪着老师，然后故意咳嗽了几声，企图向古老师挑战，用不满来对抗。古秋芬抬起头来用手扶了扶眼镜，然

后从镜框中看了看马晓晴。

“马晓晴站起来。”

说完这句话之后就跟没事一样，又接着念校训了，同学都感到奇怪，一个破校训一天念一遍烦不烦呀！哪怕一周念一遍大家记住就行了，古秋芬为了让同学们加深印象，天天念还出现错误呢？不念的话错误会更多，她想用校训时时地提醒同学们。

马晓晴听到古老师叫她，不情愿的站了起来，她的腿在桌子下面不停地抖动，故意做出这个动作来挑衅，她早就看不上这个老师的教学行为，总在上课下与她做对，马晓晴背地里从来不称呼她为老师，只管她叫“老太婆”。

古秋芬又从镜框上面看了看马晓晴，她实在无法接受这样叛逆而又顽固的女学生，唯一的做法就是把她清除课堂，她经常采取惩罚学生的方式就是罚站，一站就是一节课，马晓晴有时候遇见不愿上的科目宁愿在走廊里被罚站也不愿意在课堂上受罪，她把不愿意上的课程就叫“受罪”。

古秋芬大声说。“马晓晴，你出去。”

马晓晴不容分说，毫无怨言地扬头而去，古秋芬开始又继续念校训。同学们一脸的厌恶相，但都不表现出来，就是有若干个学生对这些不满，做一些过激的行为，其它的学生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校规终于念完了，同学们开始松了一口气，开始上课了，马晓晴继续在走廊里站着，对于她来说站着总比在教室里听那个“老太婆”长篇大论好得多。

淑女学校设置很多的专业班，音乐班、美术班、舞蹈班、文科班、幼师班、绘画班等等。可是唯有文科班的这些女学生，出奇意外的淘气、倔强、不服管教，狂放不羁，顽固不化，野蛮成性。许多过分的词用在她们身上都不过分，她们吵架骂人，出言不逊，不尊敬师长，不受驯化，说也奇怪，这个班级里有几个学生都是很有家庭背景的，应该出身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可是也跟其它的同学学得不成样子。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自然骄傲，恣意横行霸道，在校里受不了批评，受不得委屈，任性刁蛮，不讲道理。这些学生可让校方伤透了脑筋，校方总千方百计想把这个班拆散，想把这个班里的学生分到别的班去，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些淘气的女孩收敛一些，而且不利于成群结伙姐妹同盟了。

这个班已经换两个班主任了，每次新来的老师刚一接替这个

班就感到头疼，几天之后就吵着要调走，都无法适应这些女学生的顽劣和不听管教的性格，其它科任老师也不断地反映这个班课堂秩序混乱，班级难以管理等等，被学校认为是坏典型班，每次大会上都被树立成坏典型，学校对这个班也格外地关注，一提起文科班的同学也格外出名，就象世人皆知这个班在全校最坏，别的班级同学一听说是这个班级的学生，首先就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班级，持之以鼻。

顽皮不代表不可救药，淘气不代表品行恶劣，关键是看她有没有向上进取的决心和正直的情感，如果有了这些，顽皮和淘气都不可怕。

这些女孩子天性童贞，喜欢淘气、恶作剧、喜欢捉弄别人，她们的想法有些离奇，大人无法理解她们，她们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经常捉弄老师，甚至逃课、打架、骂人、撒谎，学校认为这个班级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学生，不可救药，有些时候还抱着放弃的想法。

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马晓晴总算挨到下课了，她的腿都站酸了，下课之后古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不用说自然是一顿狠“K”，又是令其写检讨、找家长、或者严令退学等等一系列恐吓手段来威胁马晓晴，目的就是让她有所警惕，“改邪归正”。

下课之后马晓晴回到班级，腿也站酸了，脚也麻了，回到座位就趴在桌子上，沈晓轩和白玉洁过来安慰一翻，她抬头笑笑说。

“小意思，这算什么！战斗的号角才刚刚开始。”脸上显露出一一种诡笑。

古秋芬刚接手这个班也就半个月左右，还不了解这些学生的性格特点，她对马晓晴的惩罚和批评已经让她记恨在心了，看来她誓要与古老师对抗下去，战斗才刚刚开始吗？以后还有更大的计划甚至更大的阴谋要与她过招，她心里这样一想越发地得意，竟然笑出声来，这种笑让沈晓轩和白玉洁感到了深不可测的“凶险”。

上课铃声响了，这节课是代数课，看吧！好戏就要上演了。

严楠菲和马晓晴在门里把头伸向门外看了好久，终于等到代数老师许首义出现了，这时马晓晴和严楠菲急忙跑回座位上坐好，教室里吵极了。严楠菲把食指挡住嘴唇上“嘘”了一声，示意同学们不要再说说话，这时只听见走廊里代数老师许首义的脚步声越

来越近，大皮鞋与地面磨擦声音格外地响。

许老师拿着教案走到了门口，在没有进门之前在走廊的门口首先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他喜欢穿西服，头发又总喜欢梳成中分，象抗日战争时的汉奸，同学们背地里都喜欢这样的称呼他，而严楠菲背地里总叫他“鬼子”。他又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在学生面前，总想给同学们展现一副威严的姿态，又严肃一下自己的表情，有的同学会偷偷从门缝里看到这些动作，这些动作让同学们看了很不舒服，他的表情很僵化，同学们早已经熟悉了他的习惯，都不作声。

严楠菲预感到许老师就要开门进教室了，她在心理默默的数着数：“一、二、三……”。刚一进门，黑板擦掉到了他的头上，粉笔灰落到他的脸上，还有碎纸线头之类的东西也都飘落下来，许老师顿时不知所措，无地自容。同学们看见他满脸窘态哄然大笑起来，这种笑容更让他觉得羞辱至极，他看了看浑身的纸屑和粉笔灰，勃然大怒，只见他怒目圆睁迈开大步走上讲台。

“这是谁干的，赶紧站出来。”许老师大声喊了起来。

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同学们都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好象都在看着一场闹剧如何收场。这样时间相持了很久，许老师仍然站在讲台上看着大家，同学们看得累了有的就开始做起自己的事情来，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课程又无法继续了，又是白白耽误一堂课。有的同学底下做起小动作来，奚美娟拿出镜子照了照自己，一边照着镜子一边看了看许首义，看着他在台上面无表情，于是她开始化起妆来了。奚美娟可是一个天生丽质，活泼可爱的俏佳人，她是这个学校的小校花，爱美是她的最大爱好，在这班里她可是出了名的美人。

而严楠菲和王小楠竟然下起棋来，严楠菲最讨厌男人婆婆妈妈的，真不愿意看到他的嘴脸。马晓晴在翻看当今流行的音乐杂志，一边看着一边还哼起了流行歌曲，一边哼着一边看着许老师。许老师看到班级里的现状，简直憎恶到了极点，他真不愿意给这样的班级上课，他的心脏不好，每一次上完课回到教室他的心都疼，他无可奈何又没有办法，站了半天仍然没有人主动站起来，这样做只能是消极怠课，谁做这样的事情又能当场站起来，自愿承认错误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样的孩子也不会搞这样的恶作剧，他心理防线终于被攻破了，大声嚷了起来。

“到底是谁干的，自动站起来，如果不站起来，你们以后休

想再上代数课。”一边说着一边怒视着大家，他的声音再大，也不具备慑人的威力，同学们没有一个害怕他的，都像欣赏怪物一样在他的脸上搜索着，似乎都在看他的笑话，在向他挑衅。

教室里又出现短暂的寂静，这时严楠菲停下了手中的棋子看着老师，嘴里还嚼着泡泡糖，时不时的还吹出一个大泡泡，一边吹着泡泡一边看着许老师，好像在向许老师示威，许老师看到这种情景气愤极了，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安慰自己说：“我不能生气，不能跟这些学生动气，我心脏不好。”

在他教学的生涯中还从未发现这样顽固不化难以管理的学生，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是第一次恶作剧了，只是第一次捉弄他，因为这个班级的代数老师频繁更换，积怨成疾，这些学生的内心逆反心理很重，偏偏代数成绩几次考试都不理想，来了宋老师教几天走了，来了李老师教几天也走了，老师也不认真讲课，课下也不认真辅导，导致学生早就厌倦了这门课程。许首义第一天接触这些学生就无法忍受这些女学生的恶作剧，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学生缺少教育，素质差，品行极度恶劣，将来走向社会也不会是什么好的材料，他看到的都是学生不好的一面，而阳光的一面，纯真的一面早就被这些学生的顽皮和淘气给抹煞了。

马晓晴的举止更让许老师难以接受，她故意哼着走了调的歌曲，一条腿还不住地抖动，而另一条腿都伸到过道里去了，沈晓轩则目不转睛地看着许老师，好像在说，“看今天你怎么收场”，其它别的同学在底下窃窃私语，还有许多的座位也都空着。

许老师还在讲台上站着，好像不找出此人就不能平息他的怒气似的，这时班长高玲玲喊了一句：“是谁弄的，赶紧站起来吧！”这时同学们都看着她，刹那间她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全班同学的反叛，她一时不好意思急忙低下头去，严楠菲凶狠地瞪着她，高玲玲也不再说话了。

许老师站了半天仍然没有人站起来，大家都不理他，他也有些累了，想找个椅子坐下休息，看样子誓要与同学们争执出一个是非来。其实他的心理是这样想的，如果这次不压倒这些同学们，以后的课也没法上。

白玉洁非常讨厌这个老师的教学作风，她在纸上胡乱涂着什么，走近一看她居然给许老师画了一张漫画，她把许老师的面孔画得很夸张，而且画了一张生气的面孔，两个大大的眼睛突出来，鼻子高高的长长的隆起，自己一边画着一边还笑了起来，画完之

后便趴在桌子上睡起大觉来。

许首义拿过讲台旁的凳子便坐了下来，这一坐下便觉得屁股底下极不舒服，满屁股上都是胶水，粘糊糊的沾在裤子上，许首义用手摸了一下，弄得满手都是胶水，粘粘糊糊，于是勃然大怒。

“这是什么呀！”许老师用手摸着屁股上的胶水说。

底下的同学哈哈大笑起来，许老师拿起书就走，椅子旁边有一个小钉子，因为他行走的太匆忙，正好刮在裤子上，许老师裤子扯开了一道口子，越发的生气了，他窘迫地离开教室，一边走着一边摇着头。

“什么东西？魔鬼，简直是他妈的魔鬼。”嘴里还不断地骂着。

同学们跟出了教室，看见他屁股后胶水和裤子裂开的口子，里面贴身内裤也露了出来，一边走动一边带着风，被刮开的口子一边有节奏地忽煽着，并且伴着他走路的频率还很合拍。看到这种场景，同学们又齐声大笑起来。许首义难堪极了，想快一点离开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的无地自容。气得他走路的姿势都踉踉跄跄起来，严楠菲一边看着一边用手指着许老师，大有蔑视轻浮之举。她还在后面故意学着许老师的样子走来走去，竟然走成了鸭子步，又引得同学们一阵大笑。

事情很快就传到班主任古老师那儿了，不用说，肯定会到班主任那苦诉一番，代数课又不能上了。不一会儿，代理班主任古秋芬气愤地走了进来，古秋芬刚接手这个班没有多久，也就十多天，刚一带这个班，她的教学态度就令同学们大为不满，更加激起学生们的反抗和叛逆心里。

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学方法，不知道是天生就有爱好金钱的品行，还是用金钱来惩罚同学们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谁犯了错误，她就会采取罚钱或者罚站的方式来惩罚学生，长久以来同学们对罚钱的事情也都认了，但是也都不敢声张。

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古老师吧！她大约有四十岁左右，一双斗鸡眼，戴了一幅黑边眼睛，穿一套黑色中山装，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既正统又古板，她的穿着就让同学们有一种距离感和压抑感。同学们都管她叫“老太婆”，她脾气古怪，性情怪异，一会儿心花怒放，一会阴云密布，最可气的是她有一双像特务一样的眼神，总会偷偷地站在门后窥视着室内的动静，有时候在别的科任老师正在让课的时候，她趁同学不注意把室内的情况看个究竟，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个同学表现不好，哪个同学上课搞小动作，

这种教学方法还真让同学们草木皆兵，心颤了几天，因为她肆意寻找这样的学生，然后单独找她谈话，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除非深刻认识到错误为止，同学们还真有点惧怕她，背地里同学们又送给她一个外号“女特务”。

教室里吵极了，古老师推门走了进来，她用一根教棍敲了敲黑板。

“安静点，不要讲话了，到底是谁把黑板擦放上去的，赶紧站出来。”一脸严肃地表情，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同学们都看不惯她这副阶级斗争的嘴脸。

教室仍然持续着安静，过一会就有短暂的骚动，这时她又说话了。

“是谁放上去的赶紧自动站起来，别影响大家的时间，如果你们互相包庇不说，以后的代数课休想再上了。”古秋芬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家。

“不上就不上呗！正好不喜欢上这节课呢？”严楠菲小声说了一句，严楠菲最讨厌上代数课，她的代数成绩也一直不好，一上代数课就头疼。

古秋芬站在讲台上，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人，一定将此人“开刀正法”以振班威，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

“到底是谁把黑板擦放上去的，赶紧自动站起来。”古秋芬又说了一句。

“真他妈的罗唆！还没完了呢？”马晓晴小声骂了一句，尽管小声骂人也被古秋芬听见了，马晓晴最喜欢骂人了，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者心情不好时，总要骂上几句以发泄心中的不快，她玩世不恭，还有些任性野蛮，似乎对现实社会有些不满，总能听到她牢骚声和忧怨声。沈晓轩用手碰了碰她，示意她不要说话，老师已经注意她了。

“马晓晴，你给我站起来，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吗？”古老师用手指了指马晓晴。

虽然她没有亲耳听到马晓晴具体骂她什么？但是从马晓晴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她是在骂人，是在抱怨。

这时只见马晓晴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刚才嘴里嘀咕什么呢？你是不是在骂我。”古秋芬问。

“没有。”马晓晴扬起头否认。

“这是第一次，如果再有一次，请你走出课堂。”古老师严厉

地说。

“哇，这么厉害，我好怕怕呀！”严楠菲小声说了一句。

底下的同学又开始窃窃私语了。

“安静一点，我来的时间短，你们可能还不了解我，我的教学态度与别人不太一样。最好不要与我做对。”古秋芬一边说着一边群视大家，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势压倒学生的士气。

“这是在发出警告了。”沈晓轩小声地说。

“威胁谁呢？老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吓过。”马晓晴又是愤愤不平地说。

“小声点儿。”白玉洁在一旁说。

“这件事必需要调查清楚，这样还了得，你们也太放肆了，连老师你们都敢戏弄，你们眼里还有谁。”古秋芬气愤地说，嘴里的飞沫都喷了出来。

“高玲玲，你是班长，你看见到底是谁把黑板擦放上去的吗？”古老师大喊着。

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的女孩站了起来。

“老师，我没有看见。”高玲玲吞吞吐吐地说。

“你是班长，必须注意，这个班级这么乱，你应该出来管理，平时就应该多留心，不然要你班长有何用。”古老师开始训斥高玲玲。

高玲玲只是默默地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好像知道是谁把黑板擦放上去的，但是在大家面前她不敢说，她害怕引起公愤，害怕成为人民群众的公敌，被古老师训了几句，她几乎要流泪了，感到很委屈。

“太不像话了，难怪别的科任老师都不愿意给你们上课，真是一群野蛮成性，顽固不化的学生。”

严楠菲最不愿意老师这样说她们，学生不好老师有责任管教，如果做老师的连学生都管教不好，学校要老师还有什么用呢？

“看这个老师就象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严楠菲小声地对王小楠说，严楠菲非常不喜欢古老师的装束，衣服的风格又守旧，严楠菲说完了还不住地笑了笑，这时旁边的沈晓轩和白玉洁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你们在笑什么？”古老师看着沈晓轩和白玉洁，这时她们俩立刻收敛了笑容，而严楠菲却斜着眼睛望着古老师，而这时古老师也发现严楠菲正盯着自己，还带着挑衅的目光，古老师指了指

指严楠菲。

“你站起来。”

严楠菲向旁边看了看，她没有站起来。古秋芬又说了一句。

“这位穿男孩子衣服的同学请你站起来，我说你呢？你瞅别人干什么？”古老师看着严楠菲说。

严楠菲因为没有叫她的名字心里有些不服，心想我没有名字吗？你叫不出来我的名字我就不起来，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她接收这个班级已经十多天了，现在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这种称呼本身对学生就是不尊重，又怎么能让以相同的尊重来对待她呢？严楠菲坐在座位上不动，目光望向天花板，装作没有看见她一样，古秋芬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窘极了，用凶狠的目光盯着严楠菲，并走到了跟前。

“站起来。”她直视着严楠菲的目光。

这时严楠菲同学慢慢的站了起来，座位的空地太小，他习惯把凳子放在书桌的下面，凳子与书桌的距离正好放下她的身体，她会把大部分的地方给前桌或者后桌，有时候她的前后桌为了占地盘也会抢她的地方，她高兴的时候不与同学计较，不高兴的时候就开始要抢回地盘了。她此时的地盘就小，站起来就有点费劲，于是她向前推了推桌子，并对前面的同学说：“老兄，给点地方”。然后又把凳子再向后撞了撞，回过头来对后面的同学说。

“大哥，你往后点，地盘都让你占了。”每次站起来都这套话。当然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使用一点粗鲁的手段，使劲向前一推或后向一撞，虽说她这样的举动是有些粗鲁，但平时又因为她很喜欢帮助别人，幽默顽皮，与同学们相处的很好，所以都不与她理会，同学们也就见惯了，相反倒觉得她很可爱。

好不容易站了起来，这时挂在椅子上的书包伴随她的起立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随后就是餐具互相碰撞的声音，椅子向后过猛餐具掉到了地上，发出“砰……磅”的一声，同学们一听到这样的声响又大笑起来。

“大家不要笑，你叫什么名字？”古秋芬走近她问。

“雁南飞”，严楠菲把头向上一扬回答着。

她略带调皮的表情，她叫严楠菲，可是她总想把自己比喻大雁，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于是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别名。其实这个别名也曾来自一部武侠小说，她从武侠小说里听说有“雁大侠”这个名字，还是一个英雄人物。她平时又很喜欢看武侠小

说，所以给自己另取了一个“别号”，好象对自己起的名字很满意，老师一听见这个名字，很是奇怪。

“怎么，你怎么叫这个名字。”古老师问。

“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严楠菲睁大眼睛看着老师。

“以后不要随意在课上乱说话，记住我不希望还有下一次，不愿意听我讲课就走出课堂。”古老师用严厉地口气说。

古老师训斥完了让严楠菲坐下来，她一肚子怒气，故意把凳子和桌子弄出响声，这时在椅子上的小瓶还有饭盒和一些小石头又撞到了一起叮当乱响，引起同学们的又一阵轰堂大笑，同学们送给她一个别号叫“起立三步曲”。

“严楠菲，你的包里都装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响声。”古秋芬面无表情地说。

“老师，是餐具，不会吧！连这个也要管。”严楠菲嘻皮笑脸地说，还一脸委屈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还拿出餐具给老师看，古秋芬看了看严楠菲斜着眼睛瞪着她，但是没有说什么。

严楠菲平时还总喜欢带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她很喜欢收藏一些彩石，总会把他们带在身边，爱不释手。当她站起来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发出响声，这就好像是她的音乐一样。

她总会有一些动作不自然，也特别像男孩子，当她站起来时你会发现她开始挠头，挠脸和一些不自然的小动作，这些动作看起来有些许不雅，根本就不像个女孩子，但是体现在她的身上却也特别的自然，因为她从头到脚就是一个男孩子的装束，连性格也是男性化的，如果你不仔细看一定会把她当作男生看待的。回答问题时更是紧张。笑起来特别的亲切，而且从笑容中你可以看出她仍然带有女孩子的那种娇柔，除了这点你根本看不出来她具有女孩子的特征。

严楠菲时常还低头观看自己收集的一些小石头，不停地拿在手中观看着，玩弄着，尤其是他讨厌的课程，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就会把这些观赏物放到手中或者书桌上不停地摆弄，她在女孩子中实在有些另类，显得极不协调，但是她是那样的引人注目，梳着超短的头发，脸上有男孩子一样的刚毅和反叛，这种性格也是与生俱来的。

他喜欢穿休闲服饰，休闲大头鞋，过膝盖的短裤，还穿了一双长统的白色袜子，这是她一贯的装束，只要是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她就是这样的装扮。这样的装束和颇具个性的面容还曾经闹